



郝爱存

不知不觉间，我在娄烦天池已居住半个世纪了。

生在天池，长在天池，又工作在天池，天池的山山水水我基本上踏遍了。

天池的山有很多，我唯独钟情于灵钟山。因为灵钟山上洒有我的汗水，我栽种的树木已长成参天大树。我与灵钟山的缘分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回村，正赶上村里组织劳力去灵钟山义务植树，我报名参加。秋季，公社组织各村成立造林专业队，上灵钟山植树，我也积极加入。我们驻扎在山脚下的小娄则村，白天上山植树，中午在山上啃干粮，晚上回驻地。当时条件相当艰苦，但植树队伍里没有一个掉队的，大家苦中有乐，信心百倍绿化灵钟山，回驻地吃完晚饭，交谈的话题是当天的进度、造林的质量。

记得我第一次登上灵钟山顶，是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学生上山拾柴，准备过冬，那时候的灵钟山上光秃秃的，只长些灌木。直到1979年，我参加上山植树队伍那一年，山还是光秃秃的。

灵钟山的变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历届县委、县政府，乡党委、乡政府重视在灵钟山人工造林，造林几十年，管护几十年，终于把一个光秃秃的灵钟山打成一个植被非常良好的绿油油的灵钟山。夏天绿意盎然，秋天层林尽染，漫山红遍，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娄烦县志》记载：灵钟山，别名临春山，地理坐标北纬37°55'，东经111°47'，主峰海拔1987米，在天池店境内，小娄则村南3000米，杨桦遍山，灌木丛生，为天然林牧良地。康熙《静乐县志》有：“临春山在石楼东南天城村，高百丈，下有流泉，游雁门村入汾”。

如今的灵钟山已成为娄烦县天池店乡的著名景区，被誉为“绿肺”“氧吧”。山上有一条公路，原为省道，后改为国道，现在还是自行车赛道，也是旅游公路。路过此山的人，都感叹这里植被良好，风景秀美。

我从没见过如此美的山峦，像风景画一样，山套山，山连山，大自然鬼斧神工，妙笔生花，加上人工造林、管护几十年，才有如此美丽的灵钟山。夏天一场雨过后，金色的太阳照在山上，灵钟山就像一位美丽的姑娘，经一番梳妆打扮，如诗如画。

在天池店乡政府工作期间，冬春护林，夏秋管护，我每年都要到灵钟山上数次，每一次我都要细细地访问灵钟山。我好像也成为山上的一株树一样，根深深深地扎在了灵钟山，在山的怀抱中尽情地呼吸着。

灵钟山土地肥沃，养育着天池人，养育着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烽火战斗岁月里，灵钟山养育了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军队。1943年灵钟山上大生产运动，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带队，全县一万多人、几千头大牲畜进驻灵钟山开荒种地，山上人欢马叫，地里馒头挥舞，生产的粮食支援了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里成了天然的大氧吧，省城后花园。

每次到灵钟山，我都要与山融为一体，细细品味山的独特气质，越发感受到大山的魅力。悠悠几十载，灵钟山给我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访山、看山、看树、看林，我都酝酿构思在字里行间，描绘灵钟山诗情画意，书写天池川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的故事。

生活在灵钟山下、天池川里的我，见证了灵钟山的变化，见证着天池川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今，灵钟山人工造林面积达到760公顷，绿化里程4.8公里，劳动创造了美，灵钟山成了天池的新地标。

每年的6、7、8月，是灵钟山观赏“龙和晚照”最佳季节，有外地朋友来，我都会领着他们登临灵钟山，看山、看景、看“龙和晚照”，领略如诗如画的灵钟山风貌，领略大自然的神奇。

灵钟山，充满希望的山！

（压题照片由秦永计拍摄）

老李就是我的姥爷。

在我的记忆里，姥爷家厨房的墙柜上藏着一个小小的木头盒子，每当儿时的我哭闹着要吃零食的时候，姥爷总会踩着凳子伸长了手去够它，从匣子里面拿出一份份用信纸包好的零食。有时候是巧克力，有时候是薯片，有时候是花生豆。我一直认为那是神仙留给姥爷的宝贝，就像机器猫的口袋，只有大雄想不到的没有口袋里没有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偷偷去探索老李的点心匣子里面究竟有没有住着有求必应的神仙，因为我坚信只有老李能和匣子里的神仙对话，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告诉老李我明天下了幼儿园想吃啥零食，那匣子里的神仙从来没有变错过。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老李的匣子里变出的就不是零食了。每每我回姥爷家，那总是蹒跚地踩着凳子伸手够出那个神奇的匣子，摸出一小沓子一块钱，用一张夹住九张，一沓

是十块，塞进我的口袋。我心想这神仙真是有求必应，总能猜到我今天有想买的漂亮的中性笔。

我上大学以后，每当假期回到姥爷家，老李第一时间就是佝偻着身子踩着更高的凳子，慢慢地够出那个匣子，一点点抽出一沓子100块钱，依旧是一张夹住九张，一沓是1000块，塞进我的书包里，还会说上一句：省着点花。我心想，那神仙真牛，能猜出我假期和同学聚会需要零花钱。

工作以后，我经常会给老李买点稻香村的无糖点心放进老李的匣子，还是那种特别软和的，因为老李的牙都掉了舍不得花钱买，吃东西也都是靠剩余的几个牙齿和牙床慢慢地磨碎。

就在前几天，老李躺进了另外一个更精美的匣子里。家人整理老李遗物的时候，我要了那个从小到大住着神仙的点心匣子。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我和老李的小秘密，有一个一直陪伴我、帮助我，总能猜透我心思的老神仙……

祖辈

老李的点心匣子

许彦

与外甥女微信聊天，谈及父亲。

父亲很懒，脾气也不好。家里的事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就得都听他的，否则就会发火，甚至打人骂人，我们姐弟几人从小都很惧怕。但在外甥女眼中，父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说她爷（晋南有些地方，管爷爷、姥爷都叫爷）如何如何慈祥、如何如何亲她，还带她在集上买甃糕吃。外甥女说，那是她第一次吃甃糕，软软的、甜甜的、筋筋的，太好吃了！最后说：“马齿（学名马齿苋，老家都叫它马齿）包子和甃糕就是我爷的最爱！”

外甥女的话让我有些吃惊。说实话，父亲也好，母亲也罢，他们关照两个外孙其实都很少，闲暇时的心思更多在几个孙子身上，甚至过年给压岁钱都要区别对待，姐为此还曾被气哭过。可面对如此不公，多少年过去，外甥女竟还能时常念她爷的好，并记得她爷最爱吃啥，怎不叫人吃惊！

记忆中，我只知父亲最爱看书，每到晚上便霸占了几乎整屋子的灯光；母亲最迷恋她那几亩庄稼，整天价日夜操劳，八十岁还要拿了小凳坐到田间拔草。若非外甥女提醒，几十年来，自己真还没注意过父母爱吃什么，更没亲手做过一顿他们想吃的饭！可我记得清楚，每次回去母亲都要做一大锅“北瓜拽片”，并撒上炸得喷香的甜杏仁，说那是我最爱吃的。

母亲说她自小爱吃甜食，

父母

马齿包子与甃糕

杨立明



可现在一到半夜就烧心、吐酸水，只好吃侄女们为她买的烤馍馍片。我认为父亲最爱吃的是面条，不论中午的“旗花面”“臊子面”或“凉油面”，还是晚上的“酸汤面”，每天总要吃上一顿才睡得着。但外甥女说得也有道理。

翻看父亲的日记，知道父亲退休后曾到朋友的煤矿帮人家理账，在近一个月的日记中，最开心的一天便是到地里拽了好多马齿，让食堂蒸了一顿马齿包子。那“饭菜中顿顿有肉”的好生活，对父亲来说反倒像是一种煎熬。

儿时的老家，马齿随处可

见。田间地头墙根小道，但有阳光处，几乎都有其身影，尤以水渠边和菜地里的更为茁壮，一丛丛绿漾漾、肉墩墩、水嫩嫩的。及至盛夏，酷暑难耐，田干地裂，唯独马齿嫩绿依然，可提镰挎筐下地割草的我们从不正眼视之，只去寻那些家畜皆宜的“抓地龙”“苦子蔓”或“狗尾巴草”等。母亲常为我们蒸马齿菜馍馍吃，只有父亲归来，才偶尔蒸一顿马齿包子。

马齿水分大，煮熟后的包子稍不留神一股绿汁儿便会溢洒到手上、腿上，烫得人直咧嘴。父亲只管欣欣然地又开双腿蘸了醋蒜仰头大嚼，根本顾不得我们谁烫了手脚。

父亲爱吃甃糕的事，不光外甥女知道，妻子也知道。那是父亲做了手术在我家养病期间，有一日妻子突然买回一块甃糕，说爸爱吃。这让我既感动又惭愧！此后我才知道太原街上也卖甃糕。前几日我专门花了4块钱买了块热了吃：软软的、甜甜的、筋筋的、黏黏的，粽子一样的味道。

端午节刚过，也正是马齿生长的季节。老家集上也卖甃糕了吧？水渠边、菜地里的马齿是否还那么油光可鉴、肥嫩诱人？哥哥们在家里是否还拽了马齿蔬菜吃或者蒸包子？

我想回去一趟。在集上称二斤甃糕，到地里多拽些马齿，跟母亲一起好好做顿马齿包子，以祭奠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连载

再从身材长相上说，两人都是小个子。女人相貌漂亮，身材匀称，个子小点，可说是娇小玲珑，可说是个美人坯子。男人个子要是小了，怕就不好说是小巧玲珑了。好在梁思成的相貌还好，皮肤白白净净，算是个秀气的小伙子。但是，梁思成的身体太差了。梁思成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出生的，1901年，比林徽因大一岁。出生时就是个畸形儿，“两腿畸形撇开，两脚尖相对”。梁启超请了个外科医生，把他的双脚扳正，办法是用绷带扎紧，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一个月后果然治好了，但后来脚板还是斜的。这还不算，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带上梁思永，就是那个后来成了考古学家的弟弟，去参加一个活动，被当时的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住院。康复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走起路来稍微有些跛。这不算，主要的是，脊椎受到严重损伤，年轻时还没有什么，到了中年，就显出来了。193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给上半身固定了钢架子，1946年到美国讲学时，又在美国换了钢架子。可说后半生身上，都箍着个钢架子。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过程，先是许婚，再是订婚，然后才是结婚。许婚就是两家口头约定。所以不举行正式的订婚礼，用梁启超的话说，是让年轻人学有所成之后再谈婚嫁之事。实际上以我的推断，一来是梁启超思想开通，愿意两个年轻人享受自由恋爱的乐趣，二来也是担心这个婚姻有不稳定的可能，早早订了婚，说不定将来人财两空，财没有什么，主要是梁家面子上会下不来。料不到的



22

韩石山 著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是，林徽因去美国的第二年，她的父亲就在战乱中死了，连留美的学费都成了问题。这时候，是梁启超接济了她。两人结婚前，梁启超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信，是很有意思的，体味一下，不难明白梁老先生

用心的良苦。信中有这样几句——

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身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闹，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陈学勇著《林徽因寻真》）梁老先生这话不全对，当时梁思成的“身子”不好是真的，林徽因的“身子”是很好的。希望因生理的变化而开一新纪元，也即健康起来的，是他的儿子梁思成。他一直担心，儿子那样的身体，能否与儿媳“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话当公公的说了，真也难为他老人家了。

两人的感情究竟怎么样

呢？只能说，是一种也还牢固的夫妻式的关系。怎么个牢固呢？林徽因曾试图冲破这种夫妻关系，但没有冲破。以林徽因那样刚烈的性格都没有冲破，就知道多么牢固了。

再就是，有人做过研究也做过统计，研究的结果是，林徽因的60多首诗，大多是有所感而发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诗人，是为写诗而写诗。统计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在林徽因写的那么多的诗中，“没有任何一首是写她与丈夫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蓝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地位》）当然，这话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夫妻关系是一种平常的关系，没什么激情可言，也就不会写诗了，写了反而不正常了。

随笔